

人生况味
李老师

羊白

老师带出来的班语文成绩一直不错，校长也就好说什么，睁只眼闭只眼，由他去。

记得有一阵，班里的同学老是把“买”和“卖”分不清楚，总是写岔。李老师讲着讲着，突然发脾气了，大吼着说：“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这‘卖’字上的‘十’字，就是你们家的‘粮食’，有‘粮食’才能‘卖’，没‘粮食’就只能‘买’了，懂了吧！”

我们惊讶地听着他的解释，不是太懂。但事实是，这个办法确实管用，以后再没有同学分不清“买”“卖”了。

还记得有年冬天，天刚下了雪，极冷，下课后同学们都缩着脖子窝在教室里，感叹着说：“哇，好冷呀，冻死人了！”

李老师本来已经出了教室，他突然返回来，站在讲台上很严肃地问：“你们知道‘冻死人’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都不敢出声，看着他。他食指一挥，一字一顿地说：“‘冻死人’——冻的是死人，活人是冻不死的。”说完，李老师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回过神之后，呼啦一下全涌出了教室。

李老师不但课教得好，还会吹口琴，吹笛子，这对那些会弹风琴的公办老师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李老师从来不占我们的音乐课，课本上的他都会教到，我印象最深的是《晚霞中的红蜻蜓》和《红河谷》，他把我们教会后，他口琴伴奏，我们男女同学分声部合唱。那种舒缓优美的调子，让人有超凡脱俗的美感。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李老师，喜欢上了语文课和音乐课。我承认，我后来之所以爱上文艺，与李老师的启蒙有着直接的关系。

小学临毕业时，在一次全县的歌唱比赛中，我们班演出了多声部合唱：《送别》，获得了一等奖，让城里的老师们刮目相看，在乡里引起了轰动。

就是在那次获奖后的表彰会上，李老师当着全县师生，应邀表演了笛子独奏《金蛇狂舞》。我敢说，那是我听过的最美的音乐，节奏激昂，曲调欢快。其貌不扬的李老师站在高高的舞台上，十指翻飞，神采飞扬，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帅呆了。我们由衷地为他鼓掌，为他喝彩，为有他这样博学多才、爱意深深的老师而自豪而骄傲！

们课间活动、交流内容的多样性，时时处处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像丑小鸭掉进了天鹅群。那时的我，胆小自卑，小心翼翼。

而那次的事情，让我的命运之轮转换了方向，加速向着美好未来前进。一次数学单元测试，卷面上打着鲜红的数字“62”——我及格了！对于小学数学从不及格的我来说，这是从来都不敢想的。

正当我沉浸在这巨大的惊喜之中时，耳边传来声音——是胡老师同我讲话。由于之前没有听到胡老师的声音，我下意识地以为胡老师是向我质问的，怀疑我的成绩是舞弊来的，心中委屈与紧张交织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过了好一会，我才说：

“胡老师，是我自己考的，我没有……”

“哦……不信自己？认为老师怀疑你？这次考试，老师是相信你的，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的努力我一直关注着，要相信自己是有学习天赋的，但你还有潜力，要向班级前几名努力哟！”

到这时，我心想，原来老师不仅相信我的成绩，而且认为我可以更上一层楼。不知不觉中，一股暖流遍洒全身，幸福感冲击着我的灵魂，自信的力量在我的体内涌动！

有了这种感觉，我学习动力满满，数学成绩越来越好。初二时，我的数学达到了优分等级。再过一个学期，数学经常出现满分，整体成绩也由进校时的垫底进步到年级前十，中考更是以全镇第七名的成绩给我的初中生活画上了圆满句号。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数学测试时，胡老师的鼓励对我后来的影响多么深远，那一次的自信促使我追寻美好人生，为我之后的人生奠定了奋斗的基础。何其有幸，能遇上这么体贴入微、善于育人的好老师！

不知不觉，我已从教二十多年，追随恩师的步伐，我坚持用心教学、用爱育人，以对教育的执着和坚守，回馈胡老师的恩情，传递人间温情。

初入重点中学，与镇上优秀孩子同台竞技，我感觉很吃力。羡慕镇上孩子上课自信的状态，惊奇他

说起何老师，她应该是我一生所授教老师中最让我感恩的人，每每提起，却总觉得自己文字羞涩。

那天是2006年的11月6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傍晚5时多，我带着一份手稿，赶往何老师家。她正在吃饭。我向她说明来由，对自己创作的《生命实录》需作修改，对自己的文字再操刀，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她说：“急吗？”“恩，明天要发出去。”“吃过饭了吗？”“没有。”“坐下吧！”她让我慢慢吃，自己匆匆扒完饭，开始看我的稿件。我吃完饭，在何老师身边坐下。她正专注地一个字一个字审阅，还不时放下笔来思索一会儿，然后在稿件上删改文字，还时不时征询我的意见。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的稿子已遍体鳞伤了。何老师又反复审阅了几遍，我深情地望着老师，感觉老师又为我添了几丝银发。

初写小说，什么都不懂。《QQ下的情缘》初稿完成将近4万多字，我拿着稿子去找何老师把脉。她不厌其烦，一遍一遍为我修改，前后易稿达20多次。有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何老师百忙中挤出了多少宝贵时间？又牺牲了她多少休息时间？她总是那么耐心，那么细致，那么一丝不苟。何老师是我第一篇小说的第一个忠实的读者，第一个负责的审阅者，从主题、文字到生活常识都凝聚着老师的心血。《QQ下的情缘》，我的小说处女作最后定稿2万6千多字，在红袖添香发表后，点击量4万多次。

之后，我又跟恩师谈起，想再写一点小说。老师说，好事啊，喜欢动笔就写写。8月底，我开始构思《永远的烟花》。小说难度比上一篇大，因

恩师何凤娟

李妙凤

缺少一条主线。你的小说主要人物是沈宁和沈玲这对养母女，你可以分两条线布局：一是沈宁如何艰辛地培养沈玲成长，二是沈玲的成长过程。如果你能顺着这两条线有机地交织，刻画出两个个性分明的人物形象，或许读者读来就进入了你小说的世界里，又觉得有现实的真实感，就能唤起读者情感的共鸣。”

我静静地听完，忽地明朗了许多，回家耐心地将小说调、增、删，自我感觉顺畅多了。

3个月后，我将稿子交给恩师。三天后，老师让我去她家。

“要开水吗？”

“呵呵，我不太喜欢白开水，我喜欢喝茶。”我摇摇头说。

“这就对了。”老师笑了，“文似看山不喜平，你写的是普通人的普通事，那么普通的人生中该有不普通的事，那才有味道！”

老师的话语如醍醐灌顶，让我恍然大悟，我匆忙赶回家中，继续修改。

一个月后我将稿子重新打印出来，交给恩师。恩师修改得密密麻麻，她又对我的标点提出了意见。

我是一个喜欢折叠文字的人，老师那么谦和、细心地呵护着我，让我感动，让我羞愧。于是对自己说：一定好好地，好好地，写着，我把时间交给文字，把皱纹留给青春，只希望我能尽快，尽快完成。2007年8月19日，小说《永远的烟花》在且听风吟文学网站发表。

只是片言难尽意，若知心意泪自淌。今朝师爱生如子，报得三春何堪累？大家说我是个比较感恩的人，可是恩师呢，或许在银白的发梢后面比我更懂。



《岁月留痕》

(油画)

王昌楷作

感恩恩师，温暖我心

刘建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读咸池小学。在这所村小，上下两层，几间小木屋，挤着60多人，其中一间教室和学校办公室共用。

那个年代，“普九”尚未开始，考上集镇中学对于农村小学生来说，希望渺茫，绝大多数农村学生小学毕业后便回家务农，或者去城市谋生活。按照我所就读的小学历年的升学情况——自办学以来只有两名学生考上了沙道民族中学，我不敢奢望能上初中。

小升初考试后，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的我，意外收到了沙道民族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幸运不偏不倚地砸在我身上，但起初，我不知未来，恐惧先侵占了我。老天似乎知道懵懂的我无法独自走出恐惧与自卑，便安排一位引路人来帮助我，这位引路人便是我的班主任——胡昌高老师。

初入重点中学，与镇上优秀孩子同台竞技，我感觉很吃力。羡慕镇上孩子上课自信的状态，惊奇他

(接上期)

老秦“哈哈”大笑，道出其中奥妙：

岛上当地俚族老猎人，抓猴子自有绝招，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他们事先钉好一些木笼竹笼，笼口的木板上锯开一个小圆孔，刚好能容猴子伸手掏进去。木笼子里头，放上猴子最爱吃的香熟了的木瓜，甜透了的芒果。树上的猴子，见了香甜的水果，就会馋得不行不行的啦，就会主动下树，伸手进去抓里面的果实。伸进去的时候是空手，死死抓着芒果以后就抽不出来。埋伏的士卒猎人们便一哄而上，但它们还是不知道松手，所以如此这般被捉到的就是活猴儿。“猴精猴精”的猴子，就是这样被活捉咧。

“哦？”杨仆听得很有意思。他原本以为，天下属猴子最精灵，可能最难捉到。现在才知道，擒捉如此简单且不费吹灰之力。杨仆说：“哈哈哈！其实只要它一松手，放下果子，就可逃之夭夭了。可它就是馋嘴贪果子，脑袋里就少了这么一窍。”

老秦也觉得如此抓猴，的确是一绝。他说：“俗话说得好，谁家的猫儿不偷腥，哪座山的猴儿嘴不馋？心一贪，嘴一馋，啥事都哈（陕西方言：坏）咧。”他又想起一句俗语补充道：“俗话说：偷吃枣子，打死也不吐枣核，大概就指这些贪嘴贪吃的猴子吧。呵呵。”

“看来这世上，还是人比猴精。”杨仆感慨着。然后看看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秦党哲，戏谑道：“人比猴精，你比所有人都要精咧。它们是猴精，你老秦就是个人精。”

老秦眉开眼笑，颇为得意，“嗬嗬”大笑道：“俗话说，吃了别人的心短，拿了别人的手短。不贪便宜不上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杨仆佩服老秦，就是佩服他的一串串溜溜源源不断的奇谈怪论。

白马井·伏波鞭

李盛华

吗？”老秦最担心的就是事情败露。

“武帝发现破绽了吗？”杨仆当下不是担心把人哄睡，而是担心把人给叫醒。大凡在外作战的将军们，不知何缘故，个个都怕汉武帝。一提到汉武帝，就夹不住尿水往裆裆里滴。

那个武官道：“点验官先是纳闷，说是海外的人怎么会这么小这么矮，脑袋瓜子都是碎碑的（陕西方言：小小的）呢？”

“你怎么回复？”杨仆摘下青铜盔，脑门与头发上的汗珠子往下流。秦党哲也觉得脊背上冷飕飕，裤裆里湿漉漉。

“我回复朝廷的点验官大人：‘海外岛人，都是些小种人，头小，个头小……’可他真是目明眼尖，他又发现了半截子猴尾巴，拎出来问我：‘这是啥玩意儿？人怎么会……’”

“唉嘘嘘！哈咧哈咧，月亮掉到井里咧！”杨仆还没听罢，就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如土色道，“这一下咱可把事给惹大咧，把祸给惹大咧，包的饺子包子露了馅咧！那个多嘴多舌的点验官，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吧！”

老秦也如五雷轰顶，天灵盖挨了一闷棍，心想：“这可是那壶不开提哪壶，在劫难逃了。如今是打掉门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啦！神功大显，自己搬起石头，可千万别砸了自己的脚咧！”

但是那个小武官也算是个机灵鬼，灵醒娃，他是取巧卖乖先卖个关子，然后才表示自己很能行很聪明很会应对，跟着老秦也学会了看风使舵，看人说话，他说：“两位将军莫操心咧，本下官又不是个笨娃，俺知道如何应付哩。我对那点验官说：‘岛上人你们都没见过，还是很落后的，到如今，还长着祖宗尾巴，没脱干净……’我当时还灵机一动，给他悄悄塞了一锭银子，也就打发咧。”

“说得巧，干得漂亮！”杨仆如释重负。但还是受了惊吓，瘫坐在地上，一时半会地没有力气站起来。(未完待续)

写在教师节

■ 山海居士

记得您曾说过，
教师就是教书育人，
这是极平常而朴实的话语。
您在生活中，
也默默地实现自己的诺言，
感冒了，您也不肯休息，
用沙哑的嗓音，
启迪我们的智慧，
粉笔道儿延伸着您追求的轨迹。

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
您坚持给学生补课，
脸上淌下的，
有雨水也有汗水，
可您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因为您坚信，
辛勤的耕耘，
一定会有桃李芬芳的园地。
记得有位哲人曾说过，
老师的教诲是人的一生都受用不尽的。是的，
您不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
更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
粉笔犹如一把刻刀，
雕刻着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理解得更多……
您发怒的眼神，
欣慰的笑容，
凝思的神态，
匆忙的脚步。
为了您挥洒的汗水，
祖国的呼唤，
我们会珍惜今天的一切，
奋斗、拼搏，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路上，
将留下，
我们坚实、闪亮的脚印。

无悔的青春

■ 周五明

就像歌者站在舞台
心中充满
幸福的激情
那浪漫地飞旋着的
是被快乐裹住的心

你驻守在三尺讲台
将信念扎根在
这方呕心沥血的沃土
任花谢花开

如雪的粉笔末
染白了你的双鬓
也纯洁了你的心灵
时间的刀刃
在你额上刻满皱纹
也雕琢了一块历久弥新的丰碑

一双双
渴求知识的眼睛
闪烁在
孤寂而高远的天幕

沉重的岁月
沧桑着你的美丽
一如既往的执着
书写无悔的青春

教师节前想起我的小学老师

■ 王继权

回忆老师他姓王，三间简陋小平房。
青砖木板坐为桌，竹片蓬茅搭作床。
夜里听蛙敲鼓韵，檐头与燕话家常。
曾经我问追求事，指望成材作栋梁。

教师礼赞

■ 康俊英

或许窗前苦未知，也如花树好风姿。
谁言雅趣长难了，自守坚心不可移。
一样情怀书海处，几曾寒暑夜灯时。
此中真挚有多少，写在青春最美诗。

浣溪沙·教师节寄语

■ 赵三虎

不忘师情记忆长，谆谆教诲在学堂，夜深
孤影印幽窗。
尽管霜浓侵发，感恩语挚自心房。满
园桃李醉人香。